

2024年1月7日
星期日
责任编辑:朱 洁
美术编辑:言 岚
校对:谭智方

株洲味

人参米

唐定伟

“嘭”!身边传来一声巨响,着实让我浑身上下打了个激灵!手机都惊得险些掉落。禁燃令实施这么久了,怎么还有人在大街上放炮仗呀,不守规矩的家伙!

我倒吸口凉气,努力让受惊的心平缓下来。短暂环顾四周后,我判定,没人放炮仗,声音来自前方人群中。

近前一瞧,原来是一帮人在围观一老者打人参米。望着眼前的一幕,我瞬息思绪万千,童年记忆中的熟悉场景立马在脑海深处复活。

人参米是长株潭一带的俗称,与人参毫无关联,其实就是当下车年轻人到电影院看电影时常买的爆米花。只是,爆米花多用玉米制作,而人参米用的是大米,打人参米盛行于上世纪末。母每年关将至,乡间小道上就会出现一挑着行头的师傅,边走边扯开嗓门,抱着长腔大声吆喝起来:“打人参米啰,打人参米啰……”

在地阔人稀、远离都市喧嚣的乡下,这样的声音是有时空穿透力的。对孤陋寡闻、零食缺乏的乡下孩子,人参米是美味佳肴。不到一会儿工夫,保准会有放喇叭的小孩,一路小跑地在乡间小道上散布消息:“打人参米的来啦,快去打人参米吃……”

孩子们是人参米的忠实粉丝。说看到打人参米的师傅,就两眼放光,丝毫不为过。即使父母不乐意,也会使出浑身解数,软磨硬泡,直到父母厌烦,松口答应为止。打人参米的师傅把握了小孩贪嘴的习性,常常挑孩子多的大屋场反复吆喝。打人参米一般不会固定在某个场所,通常是谁家要打进谁家,打完以后挑担回家。当然,大屋场打的人多,也会固定在某户人家或某个地方操作。打人参米是个热闹场面,打的,看的,都有,很多时候往往看的多过打的。在看客中,又以小孩居多。师傅并不恼,要的就是这个效果,这样的场面会给他带来更多的生意。对于嘴馋的孩子们,师傅还会打发每人一捧人参米,也算个现身说法,好让小孩说动父母招引生意。

昔时打法与现在不同,通常需要买家自己带米,另付五毛钱一罐的手续费。来生意时,师傅选择块平地,放下肩上担子,接过来,有条不紊地从箩担里取出行头,摆上,装上储米袋,将米倒入罐体,撒上几颗糖精,用焦煤作燃料,在黑不溜秋罐体下方点上火,徐徐烧烤加热,慢慢摇动把手,使罐体始终处在平放的转动状态,待到压力表达到某个数值时,师傅大喝一声:“请站开些,打好了,开罐啦!”围观者齐刷刷站到一边,只听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滚烫的人参米溅入早已套好的储米袋,空气中顿时氤氲着满满的略带糊味的米香……

操作过程中,师傅是忙碌的,不仅要摇动把手、观察压力表,还要不时回答孩子们的问询。记忆中问得最多的,是可不可以打糯米,可不可以用白砂糖?师傅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,说是会粘住罐体,影响安全。到底是不是这回事,无从得知,也从未有人试过。

人参米是泡货,膨化食品,外观白白胖胖,略微微黄,入口易化。有时虽吃上很多,但并不饱肚。因而我们经常装得衣裳裤袋满满当当,结果还是三下五除二,没几把就吃得精光。更有小孩,干脆提个袋子,边走边吃。

人参米虽好吃,但易上火。尤其是刚出炉时,人参米滚烫滚烫,要是忍不住,贪嘴多吃几把,保准口舌生疮。记忆犹新的一次,母亲年前打了一斤米的人参米,说是让我吃个够,结果我太贪吃,一次性趁热吃了三分之一,后来没过几天,就满嘴是泡,弄得过年张嘴说话都难。

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,食品制作技术越来越成熟,口感越来越美味,品种越来越繁多,人参米渐渐退出了市场。如今,人参米再次重出江湖,唤醒了我们儿时的记忆……

现代诗

屠夫兄弟

章大海

“屠夫兄弟今天没来
他们的肉已经卖完了”

在我很小的时候

屠夫兄弟总挑着他们的猪肉走在

傍晚的村庄

火烧云照着每一个人包括他们

和他们的大刀

母亲将省下的十块钱拿出来

买了三斤肉

肥肉是我的最爱

钱是穷人的最爱

死亡是死神的最爱

后来他们再也没有来过

屠夫哥哥不幸而死

弟弟也远走他乡

他们的人生像猪肉一样

被死神宰得凌乱

善良的吆喝从此再没有出现

屠夫兄弟今生不会再来了

他们的猪肉已经卖完

随笔

冬日暖阳

旭宁

在连续数天的工作之后,感觉身心有些疲惫,真是年岁不饶人。这个周末仍是上班,好在下午有个空档时间段,便吆喝一行人开着车出去放松身心。

不久,进入城乡接壤路段;落叶的乔木,山坡上青黄相间的野草,农田里收割之后的稻茬,以及水塘里东倒西歪的残荷都在眼前缓缓流淌。再往前,连接冬天景致地方出现了一片绿色的菜地,阳光下绿意盎然,充满生机。菜地旁还长了一棵柚子树……

举目四望,宽敞宁静的菜地周围零星有几幢青瓦粉墙的房子,不远处一个穿着厚绒衫的男人正在锄翻土。我们慢慢踩着黄泥小路过去,见菜地里有萝卜、芥蓝头、莴笋、白菜,飘着淡淡香味的芹菜。同行的友人开始咨询冬菜种植的时间,施肥的季节与方法。

男人家的旁边有一棵樟树,离菜地不远,水泥路连着院子。院墙旁栽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木,玫瑰月季、倒挂金钟、菊花都正开着。更高一点的是我曾经相识却已多年未见的碎米子树,树上挂满了许多细碎的深蓝色果实——它是年少时童年留存的记忆,但我现在想了很久才想起来它的名字。碎米子树的旁边还有枇杷和板栗,紧邻着用砖砌成菱形花格的院墙门。穿门而过,又是一个套院,里面种满蜜橘、橙子、柑子、金橘。有的橘子熟得红亮,有的还很青涩,这些果树旁边的空坪隙地,栽满了绿色的青菜,我看了一会,不由心生欢喜。

这时,同伴在外面喊“吃柚子了!”见我出来,女主人笑着对我说:“我园里的橘子树成熟时间不一样,有些已经熟‘过’了,有些还是青皮。栽的时候,担心橘子们一起成

记事本

钻进箱子里的冬天

弈小卷

又到冬天。不同于北方那种“物理攻击”式的冷,南方的冷是一种“魔法攻击”,很少降至零摄氏度以下,也基本不会大雪纷飞、滴水成冰。可那种与潮湿如影随形的冷,却那么阴魂不散、如蛭附骨,若再加上连日的阴雨,这份暴击的杀伤力便呈几何数字般地增大,整个人都随之萎靡了几分。

其实,这种“魔法攻击”并非玄学,按照科学的说法,南方湿冷的空气中水分含量大,散热效率高。身体发出的热量很快就会被传导到空气中散发掉。而干燥的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。在北方,冬天就算穿得不是很多,也能保证身体散发的热量可以维持温度,只是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比南方更冷罢了。所以,在同样温度的情况下,肯定是南方让人觉得更冷。

作为一名标准的“寒婆婆”,如何扛住这份“魔法攻击”安然过冬,是我年复一年反复研究、摸索的课题。当嘴巴巴巴地看着能享受到集中供暖的北方人民在家穿着轻盈T恤,行动潇洒自如时,我只能默默拿出一件又一件羽绒服、冲锋衣、摇粒绒保暖衣、德绒黑科技,层层叠叠地将自己包裹成一只笨重的“熊”,还要搭配上各种取暖神器,试图在这苦寒的日子里过得不那么狼狈。

这些年来,除了空调、暖气片这些大型取暖设备外,市面上寻常可见的取暖神器,我几乎用了个遍,例如使用方便的暖宝宝、暖手宝,热力强大的“小太阳”,可以顺便烘干衣服的油汀等等,但在诸多神器中,最得我心还是“火箱”。

这是一种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木质取暖设备,大多是用松木制作,有单人的,也有可供两三个人同时使用的,高大约二十厘米。箱底设置了电热丝,然后覆上木质踏板,箱体外侧设有开关旋钮,可以调节温度高低,高端产品还设置了温控,达到警戒温度便会自动断电,降低火灾风险。

在那些阴雨绵绵的日子里,深深地陷入柔软沙发之中,把火箱调节到一个适合的温度,脚踏踏板,盖上轻薄的小毯子,暖意便从脚底缓缓升腾而起,渐渐弥漫包裹全身,没有袭人的热风让人口鼻干燥,也不似暖宝宝之类产品的只能让局部感觉温暖。茶水、点心在伸手可及之处,书本、手机、平板电脑也早早地放在了附近。若困意袭来,便自然而然地坠入睡眠。其实,神仙日子也不过如此吧。

前不久,我打开购物网站,打算购置一个火箱送给父母,在搜索中发现一个从未留意过的现象,这种产品大多是湖南生产,产地以长沙的宁乡、益阳等地

散文

我的父亲

沈红星

父亲离开我们一年了,这一年里,我时时在想你,总想为他写点什么。可是,每每提笔,文字都被汹涌的泪冲散。今天我终于平静下来,把一些零散的记忆诉诸笔端。

那年11月15日上午,我正在办公室谈事,接到大姐急促的电话,父亲快不行了!我赶紧打电话联系医院,电话还未挂断,大姐已在群里发了个哭脸:老爸走了!

我坐上车昏昏沉沉往家赶,心里一阵阵发痛,不愿让旁人看到我的脆弱,可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。我只想回到家大声地叫爸爸,伏在他身上痛痛快快地哭一场……

到了家,看到厅屋左边放着一块床板,床板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,中间是一口黑黑的棺材。我呆呆地望着床板,看到被子包裹得那么整齐,好像没人在里面似的,有点不敢相信:父亲是在里面吗?我走到床板前叫着爸爸,想要掀起被子看看,大姐马上把我扶扯着走开了。

他们把我扶到妈妈房里。我说:我要看爸爸!妈妈安慰我:晚上入棺你会看到的,你先去吃饭。

我就巴巴地等着晚上入棺时候到来,我就一个念头:好好看看爸爸,痛痛快快地伏到他身上哭。可他们反复交代:落棺后眼泪千万不能掉到逝者身上。落棺了,我看到父亲的手白得几乎透明,脸也如纸般白,为了防止眼泪掉到他身上,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他,幸好他住院的时候,我隔着被子紧紧地拥抱着他。那天,我要赶回株洲上班了,我伏在他的被子上轻轻拍打着他,附在他耳边说:“爸爸,您要好起来,我上班去了,周末再回来看你。”他虚弱地应承着,叫我安心去上班。

那天医生已经跟我们说过几次,他们无能为力了,要我们带父亲回家,我们只是强撑着,希望出现奇迹。作为98岁高龄的老人,父亲虽然看起来耳聪目明,其实长期被白内障和前列腺困扰,晚上频繁起夜,这些年来都不到外面做客,散步也在家门口十来米处。连续十来天,父亲吃不下任何东西,靠葡萄糖和呼吸机维系,人瘦得皮包骨,呼吸机将鼻梁和额头勒出两道深深的印痕,大小便也失禁了。因为经常走针,他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,给他换衣裤的时候,哪怕是最轻的动作,也疼得他就牙咧嘴。他一向爱整洁、爱面子,不愿意麻烦人,哪怕我们为他请了保姆,他平时也尽可能自己动手,自己倒洗脸水、洗袜子。这样的状况,对他真是不堪!

父亲住院一个月,其实是给我们子女尽孝的机会,可那个周末,因为可恶的疫情,封城了,我没能回去。听家人说,父亲精神不错,强烈要求出院,还吃了些鸡蛋和面条。我很高兴,以为他真的可以挺过这个冬天,可以长命百岁。没想到,竟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。每忆及此,就泪流满面……

父亲,我想您一定是有灵的。当我半夜时分为您上香,一只小小的蝴蝶从楼户上落下来,正好落在我跪的麻袋边,一动不动,那是您吗?封棺时候,又一只小小的蝴蝶落在我的前面,一直停在那里,那也是您吗?我死死盯着,眼睛都不敢眨,生怕一眨眼就看不到了,又生怕一不小心把您给踩了。可是,封棺师傅一路路封过来,他们路过我身边把棺材封过去后,我就怎么也找不到那只蝴蝶了……父亲,您常说,您能活到这个年纪,得感谢子女们的悉心照顾,您已经非常满足了。您随时做好了走的准备,几年前就做好了辞世后的挽联。

我也知道,被病魔折磨的父亲,过得很辛苦,他的离开是寿终正寝,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种解脱。只是,再也看不到父亲清瘦的身影,再也听不到他的殷殷话语,叫人怎能不伤怀!

父亲离去后,我也想寻回一些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我记起去年中秋节,是家人近些年回得最齐的一次,我们提议去照个全家福。父亲好久不肯出门了,那天却特别配合,不仅照了全家福,还和我们五姊妹每家单独照了合影,那个照片是他留给我们最全的记忆。我还记得有个冬天,太阳很好,我陪他坐在家门口晒太阳,他一贯体弱怕风,难得在外面坐那么久。但是那天,我陪他跟着光影慢慢移动凳子,听他说一些陈年往事,在门口晒了整整一个上午,特别开心!

那时我们住得很近,总以为随时可以去看父亲,但真正陪伴他的时间又有多少呢?待我调离家乡,想要陪他的时候,更是身不由己。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,但总会有些突如其来

的遗憾难以弥补……

愿父亲在天之灵安息!